

# 深河

远藤周作/著

深河包容他们，依旧流淌。

人间之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ふ か い か わ

追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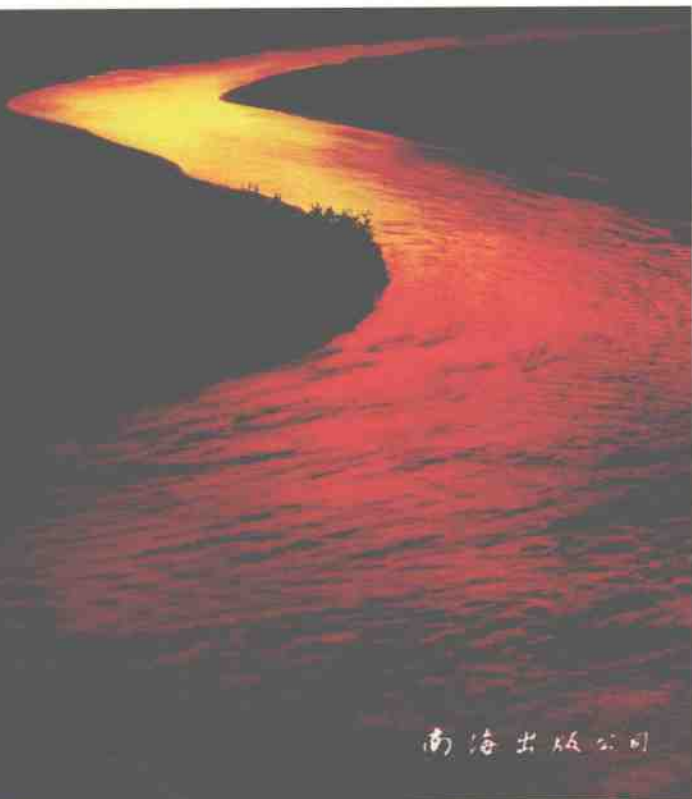
追寻人生真谛

人们向着印度而去

伫立在哥罗西—— 聆听羊笛

深河之水包容一切

将人们带往另一个世界



南海出版公司

# 深 河

ふ

か

わ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河 / [日] 远藤周作著; 林水福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42-4479-4

I. 深… II. ①远…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31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53

FUKAI KAWA by ENDO Shusaku

Copyright © 1993 ENDO Junk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ENDO Jun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HENHE

深河

---

作 者	[日] 远藤周作
译 者	林水福
责任编辑	黎 遥
特邀编辑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郭 璐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479-4
定 价	25.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一	矶边物语	1
二	行前说明会	27
三	美津子物语	35
四	沼田物语	83
五	木口物语	103
六	河畔的市镇	129
七	女神	159
八	追求失去的东西	187
九	河流	215
十	大津物语	233
十一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243
十二	转世	249
十三	他无佳形美容	263

## 一 砚边物语

烤番薯、烤番薯、热乎乎的烤番薯。

每当回想起医生宣告妻子罹患的癌症已至晚期的那一瞬间，诊疗室窗外传来的宛如嘲笑讥边狼狈的叫卖烤番薯的声音时常在他耳边响起。

那是徐缓的男人声音。

烤番薯、烤番薯、热乎乎的烤番薯。

“这是……癌细胞，也转移到这里了。”

医生的手指仿佛配合着叫卖烤番薯的声音，缓缓地在X光片上滑行。

“我想动手术已经很难了。”他的声音没有高低抑扬，“用抗癌剂、照放射线试试看。”

“还可以活多久？”矾边屏住气息问。

“大约三个月，”医生移开视线，“情况好的话，四个月。”

“会很痛苦吧？”

“吗啡可以减轻相当程度的肉体痛苦。”

在两人之间短暂的沉默之后，矾边问：

“可以使用丸山疫苗吗？还有中药呢？”

“可以，只要认为好，任何民间药物都可以使用。”

医生直截了当的允许，暗示病情已经回春乏术。

又是一阵沉默。矾边受不了，站了起来。医生再次转向X光片的方向。旋转椅发出令人厌烦的唧呀声，在矾边听来像是预告妻的死亡。

我……在做梦。

来到电梯前，他还没回到现实。他从未有过妻会死亡的念头。感觉像是电影看到一半，突然改放别的片子。

他茫然望着冬季黄昏的灰色天空，又听到外头叫卖烤番薯的声音；热乎乎的烤番薯。脑中想着怎么向妻撒谎，以病人的敏感，妻会马上看穿他的心思。他在电梯旁的椅子上坐下。两个护士开心地交谈着走过去。她们在医院上班，却洋溢着健康和青春，与疾病和不幸毫无关系。

他深深吸一口气，用力握住病房门的把手。妻一只手放在胸前睡着了。

他坐在唯一的圆椅上，再次反省脑中编织的谎言。妻睁开眼睛，神情忧郁，看了丈夫一眼，露出虚弱的微笑。

“你见到医生了？”

“嗯。”

“医生怎么说？”

“他说需要住院三四个月，不过，四个月后会好很多。所以呀，你要稍微忍耐了。”

矾边也知道自己不善于撒谎，察觉到额头微微出汗。

“哦……”

妻的视线转向他湿润的额头，矾边对病人的敏感提高了警觉。

“那以后的四个月还要麻烦你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别说傻话了。”

她微笑着。以往丈夫从未说过这种贴心话。妻特有的微笑。新婚燕尔时，疲于人际关系的矾边从公司回来，一打开门，妻就以这种富于包容力的微笑迎接他。

“出院后，静养一阵子，完全恢复健康之后，”矾边为了掩饰以往对她疏忽的尴尬，又谎上加谎，“我们去泡泡温泉。”

“那么花钱的事我不要嘛。”

“我不要嘛”这句话，和外头远远传来的叫卖声一样，包含着异样的落寞与悲哀。说不定她什么都知道了。突然，妻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刚才在看那棵树。”

妻的脸转向病房窗户，望着远处枝繁叶茂、宛如抱住某种东西的巨大银杏。

“不知道它活了多久。”

“大概有两百年左右吧。总之，在这一带是最老的树。”



“那棵树说的，生命绝不会消失。”

妻身体健康时，每天浇阳台上的花，像少女一样会和每一盆花说话。

“要开漂亮的花哦。”“啊！好漂亮的花呀！谢谢你。”这一类话，是她从同样喜爱花草的母亲那儿学来的，结婚之后，这习惯还是改不了。不过，和老银杏说话，或许是她本能上意识到自己生命的阴霾。

“你和老树说话啊。”他为了隐藏不安讪讪地笑了，“很好呀！病情有谱了，每天还可以和银杏交谈。”

“是啊。”妻回答，声音无力，可能是察觉到了这一点，她用手指按摩消瘦的脸颊。

铃响了，是医院通知会面时间结束。他把装了换洗衣物的纸袋拿在手中，从圆椅上起身。

他故意打个哈欠，伸出一只手来握住妻的手。像这么难为情的事，住院之前一次也没有过。他像许多日本男人一样，羞于向妻子具体表达爱意。妻的手腕的确变细了，这表示死亡已在病人体内微妙地扩大。她又以那微笑回报丈夫。

“三餐要正常吃，脏衣服就交给妈妈吧。”

“我会的。”

他来到走廊，胸口有如被铅压着。

房间角落里电视的音量已调低，正播放无聊的游戏节目，节

目中四对年轻夫妇分别掷大骰子，要是两人加起来掷出十点就可以参加三天两夜的夏威夷旅游。

矶边坐在已睡着的妻子旁边，茫然看着画面。一对掷出十点的夫妇高兴得手握手，小纸片从他们头上飘落下来。

矶边听到有人在房间内发出笑声。那个人似乎要让他更难过，故意让他看电视上幸福夫妇的样子。

多年以来，矶边常因工作和人际关系感到困扰或束手无措；然而现在，这一瞬间，他所处的状况与生活上的挫折完全不同。眼前睡着的妻，三四月后确定会走向死亡。那是像矶边这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从未想过的事。太沉重了！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有所谓的神佛，他想这么大喊：为什么要把不幸给她！我老婆是善良、温柔的普通女人。拜托！请救救她！

护士中心熟识的田中护士长正在填写病历卡，她抬起头，以同情的目光跟他打招呼。

矶边回到荻洼的家，住在附近的岳母正在厨房里把晚餐放进冰箱。他向她报告病情，但是模糊了医生的说辞。岳母要是知道真相，受到的打击不知会多大。他没有勇气说出。

“今天你爸爸会早点回家，我现在就回去了。”

“谢谢。”

“那孩子一住院，不知怎的，这个家突然变大了。”

他跟刚才一样在心中向神佛倾诉：她个性很开朗，她是平凡却很善良的女人，请救救她吧！

岳母回去之后，矶边感受到了她所说的、之前自己想都没想过的家的空虚，这都是因为妻不在的关系。在一个月之前，矶边一直认为妻在家是理所当然的，既未特别意识到她的存在，没事时也不会主动跟她寒暄几句。两人没有孩子，曾领养过一个女孩，结果，小孩怕生，领养失败。沉默寡言的矶边不善于对妻子、养女说些讨人欢心的话语，拙于表达感情。用餐时，说话的老是妻子，他只会回答“哦”、“这样可以吧”，惹得她常叹气责怪他：“你就不能跟那个孩子多讲讲话吗？”

他开始跟妻交谈还是她住院以后的事。

医生的预告准确得近乎残酷，不到一个月，妻就发烧，抱怨全身疼痛。即使如此，为了不让丈夫难过，她还是努力挤出笑容。接受放射线治疗之后，她的头发掉落，身体稍微移动，剧烈的疼痛便像闪电般全身流窜，使她不由发出轻微的呻吟。由于抗癌剂的作用，东西刚吃下去，马上又吐出来。

“可不可以用吗啡？” 矶边实在受不了就向医生请求。

“好啊。可如果使用不当会加速死亡。”

医生的话十分矛盾。在以延命医学为主流的日本医院，以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命为方针。矶边心中也知道，这样的治疗结果是无用的，但仍希望妻子能活久一点，即使是一个小时、一分钟也好；不过，想到启子觉得对不起丈夫，咬着牙忍着疼痛不说出口，他真想说：“没关系，就用吧。”

有一天，矶边从公司回来，像往常一样打开病房的门，意外地发现妻笑脸相迎。

“今天，感觉身体好舒服，仿佛不是真的。我要求医生打了特别的点滴。”她的声音十分有力。

“像是奇迹呢，到底是什么药？”

“可能是新的抗生素吧。”矶边意识到已开始用吗啡了。

“我想这种药有效的话，早点出院也好。还有啊，单人病房太贵了。”

“不要担心。住一两个月的单人病房没问题。”

其实，他已动用了妻存下来准备等他退休后到西班牙、葡萄牙旅行的费用。妻把这次旅行当成是从前没去蜜月旅行的补偿。她曾打开地图，在从未见过的里斯本、考依布拉的街道上画上象征幸福的红圈圈，还吵着要曾出差到美国住了两年的矶边教她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

没告诉她事实，今天又离开病房。

栗然醒来，思考没有妻相伴的余生。

这是矶边等电车时坐在月台板凳上，随手写在记事簿上的句子。他对赛马、打麻将没兴趣，为数不多的嗜好也就是喝酒、写写不入流的俳句、下下围棋。他从未把俳句给妻看过。他是羞于把感情鲜活表现在言语上、脸上的男人，他希望自己是那种什么

都不用说、妻就能了解心意的丈夫。

静脉凸出的手腕瘦又细。

某个星期日，他提早到病房，看到一位头缠三角巾、宽额大眼的女子在那儿。

“她是义工。”

由于吗啡的作用，不觉得疼痛的妻高兴地向丈夫介绍。

“我住院之后第一次有义工来。”

“您好。”女子注视着矶边，说，“是田中护士长吩咐我来的，我姓成瀬。”

“您是家庭主妇吗？”

“不，我年轻时就离婚了。平常就做些类似上班的工作，只有周六下午才加入医院义工的行列。”

矶边点头表示放心，其实心中不安犹存。作为生手的她会不会不小心说出妻真正的病情？那是最令人担心的。

“她照顾病人很熟练，还照顾我吃了晚饭呢。”

“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矶边这句话说得特别有力，低头鞠躬。

“您先生已经来了，那我告辞了。”

成瀬美津子客气地点头致意，拿着还剩一半食物的托盘，走出病房。从她说话的样子、轻巧的关门动作，矶边看出她是个值

得信赖的义工。

“她很不错吧。”

妻的口气宛如找到她是自己的功劳。

“她和你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呢！”

“这样的人，为什么当义工？”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人，知道各种事情嘛。”妻露出女性特有的好奇心，“可为什么离婚呢？”

“我怎么知道？别人的事不要管太多。”

他的声音隐含着怒意：其实是担心女人家话家常，这个义工会把病名不经意地泄露出去。

“好奇怪哦。”

启子望着远处似的对丈夫说。

“我刚才打了点滴睡着之后，梦见家里的饭厅，看到你了。你啊，在厨房烧开水，没把煤气关掉就准备睡觉。我拼命地喊：水壶空烧会发生火灾呀……你仍然若无其事，我喊了好多次，好多次！后来你关掉卧室的灯……”

矶边直视着妻不断开合的嘴唇——梦的内容是事实。

昨夜，关掉卧室的灯要入睡时，他感到说不出的郁闷，睁开眼睛。一瞬间，意识到厨房的煤气没关掉，条件反射性地跳起来，冲向厨房，水壶已烧得赤红。

“真的吗？”

“真的。怎么了？”

他老实说出事实，启子神情紧张地听着。

“可见我还有用哪。”

启子自语，表情像从梦中醒来。

“梦会成真，真有那样的事？”

妻一和树木交谈就出神、做奇怪的梦这些事，不就是接近死亡的证据吗？矶边感到不安。他记得小时候祖母跟他说过，人在死之前会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每天来探望的矶边心里清楚，依靠吗啡减轻痛楚的妻，已然衰弱得很厉害。不过，由于使用吗啡，她这阵子显得很有精神。

“今天，成濂告诉我，学者也认为梦包含各种深意，还说什么梦的解析。她说从我做的梦知道我无意识中的东西，其他的就不跟我说了。”

妻告诉他这些话时，矶边不知怎的对大眼睛的成濂感到不安，觉得她注意妻内心的动态似乎有某种含意。

宛如夏日夕照的短暂光辉，吗啡的提神作用很快就消失了。之后，妻整天罩着氧气罩，呼吸急促，有如睡着。星期六傍晚，他小心翼翼不弄出响声地打开门，妻手臂上插着点滴的针，眼睛闭着，一副痛苦的样子，那个女义工在旁边揉妻的脚。觉察到丈夫到来，妻睁开眼睛，表情忧郁，连习惯性的微笑也消失不见。

“我好像掉入地底……”

她声音微弱，又陷入昏睡。那义工依然面不改色地注视病人。

矶边觉得她那冷静的视线仿佛在说“已经没救了”，他感到无以言喻的痛苦。

“今天情况怎么样？”

“哦，她说了一些话。”

“那件事她本人还不知道吧？”矶边压低声音问她，“我没告诉她。请你务必保密。”

“我知道，不过……”成瀬美津子声音平静，“太太或许已经察觉到了。癌症晚期的患者对自己的死明白得比周遭的人想象的多。”

“可她从没提过那样的事呀。”

矶边确定妻睡得很沉，抗议成瀬的说法。美津子仍然以平静的语调说：“那是……她的体贴吧。”

“你不要说这些残酷的事！”

“对不起。可我做义工看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太太今天跟你说过什么吗？”

“她担心自己要是不在，您不知有多麻烦。”

“哦。”

“还说些奇怪的话。说意识离开身体，可以从天花板上看到自己的躯体躺在床上。”

“那是药的副作用吗？”

“或许是吧。但癌症晚期的患者有时会有同样的经历。医生和护士都不相信。”



矶边甚至觉得这种现象是妻死亡的前兆。今天窗外呈暗灰色，医院外面传来拉长的烤番薯叫卖声。卖烤番薯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拉长的叫卖声会给人带来什么感受。同样是幻觉的话，希望她看到的不是躺在床上的躯骸，而是每个窗户上都摆有花儿盛开的盆栽的里斯本风景；或是在纯白的沙滩上有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在补渔网的拿撒勒海岸。起码希望她看到那样的风景。

意识脱离身体的现象应该是临终的前兆。

“我想就在这四五天了。”

医生把他叫到护士中心。

“若想通知亲戚，可以开始联络了。”

“就这四五天……”

戴眼镜的医生闭上眼睛，把圆珠笔、体温计等各种东西插进脏了的白大褂口袋，他不想看这种时候患者家属的表情。

“这么快？”

矶边的话，对妻眷恋但无意义。他从未忘记医生告诉他妻的生命仅剩三四个月一事。

“到最后还会有意识吗？”

“我不能确定。大概从两三天前就开始昏睡了。”

“会不会很痛苦地离开呢？”

“我会尽量让病人不那么痛苦。”

那一天终于逼近眼前！这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寂寥，更贴切的形容是如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月球表面的空虚。他忍受着那种